西北崩盘

原创罗马主义[灼识新维度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灼识新维度**

微信号gh\_4c12eeda5979

功能介绍不一样的视角，不一样维度，带来全新观点，全新认知升级

2020-09-03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0Mjc2OTkzNQ==&mid=2247486920&idx=2&sn=67b5d1467a913fee64dce931cb8ead1d&chksm=fb14dba8cc6352be3c1d5e7382c2013eec253f45428edb5520064fa80d10d08660f48f014afb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61)

收录于话题

#晚清沧海事

75个

**■晚清沧海事上卷（16）■**

作者：罗马主义

杨岳斌是湘军中的资深大佬，说他有多资深，当年曾国藩还没有操出名，骑个破自行车，到处收保护费的时候，杨岳斌就跟在他后面，抗着一把锈菜刀，帮着扎场子了。



所以曾国藩从来都没有把他当外人，每次去北京汇报工作，或者去老家处理三姑六婆二大爷的事，就把部队交给他统帅，所有的事都由他拍板，连他弟弟曾国荃都没有享受这份信任。

但是杨岳斌并不是因为资历老，曾经一起和领导扛过枪，一起和领导嫖过娼，所以才被领导信任的，他是有真本事的，想当年，湘军的四大天王，塔罗彭杨，塔里布，罗泽南，彭玉麟，杨岳斌，开演唱会的时候，一票难求，晕倒粉丝一大片，不对，是在战场上凶猛无比，杀翻敌人一大片。

而且杨岳斌是有真功夫的，当年曾经和敌人的主将单挑过，说起来有点搞笑，当初天下刚刚大乱的时候，无论是起义的太平军，还是前来镇压的地主团练，双方的人员构成，不是刚刚插完秧，脚都没有洗干净的农民，就是一脸鸡毛，刚刚学完鸡叫的地主，大家扛起刀枪，走上战场，都没有打过仗，怎么办？

于是双方一开脑洞，向唱戏的学呗，接着双方排好阵型，一方的主将就会跳到阵前，自己一个人把大刀舞的呼呼生风，然后摆一个白鹤展翅的造型，大喝一声，“勿那清妖，我乃天王阵下水军主帅汪得胜，绰号浑江龙，上有天父赐福，下有基督护体，祖传一杆斩妖刀，打遍岭南无敌手，贼将，敢和我大战三百回和吗？”

这举动要是放在同治年间，估计所有的人都直接笑晕过去，觉的眼前这人脑子有病，秀逗了，一阵乱枪早把他打成筛子了，可是十多年前的时候，大家都还是葱葱少年，很傻很天真，真就这么玩过。

所以杨岳斌那时也很纯情，居然也跳了出来，手持一支长矛，上蹿下跳一番，把个长矛舞的有声有色，然后摆个仙人指路的造型，大喝一声“黄口小儿，休得无理，在下木易杨，老大曾国藩，绰号没想好，昨天忘了烧香，今天哪位神仙帮了我，我回去给他烧高香，废话少说，打吧。”

于是两个人各驾一叶扁舟，就在两军阵前，你来我往，单挑起来，双方的士兵，就有点儿像今天看比赛的球迷一样，又是敲锣打鼓，又是呐喊助威，最后的结果，借用评书的说法，双方大战了上百个回合，不分胜负，于是杨岳斌就卖了个破绽，扭头就走，汪得胜不知是计，舞刀来追，被杨岳斌回手一矛，扎了个对穿对过。敌军见主将阵亡，于是一哄而散。



这么傻的仗都打过，所以你说他的资格有多老，几乎从湘军建立开始，一直到平定太平天国叛乱，湘军的每一个胜仗，每一个败仗，杨岳斌几乎都经历了，无论是封锁长江，拿下安庆，攻下南京，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不仅仅水战牛逼，陆战，管理，用人，各个方面，他都出类拔萃，著名的湘军另一名将，和多隆阿齐名的多龙鲍虎中的鲍超，就是出自他的帐下，攻下南京以后，他因功被授予太子少保，一等世袭轻车都尉。

所以当曾国藩推荐他来主持西北大局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无话可说，因为他身上的主角光环实在是太强烈了。

不仅大家无话可说，慈禧太后也对他报以厚望，杨岳斌本名叫杨载福，在面见皇帝的时候，因为载字跟皇帝的名字犯讳，慈禧太后亲自给他改名为杨岳斌，就是为了表彰他文武双全。

接下来的事，就是按照当时的惯例，双方都得演下戏，杨岳斌要先推辞一次，表示自己无德无才，不堪当此大任，然后皇上再三强调，除了他无人可用，戏演完了，他就该上任了，不过就在他还走在半路上的时候，西北又出事了。

陶茂林的部队攻下定西以后，就无所事事了。大家开始了天天混日子，可是这定西这个地方非常的穷，部队带来的粮食又不多，于是陶茂林就找上级要补给，可是他突然惊讶的发现，居然所有的人，都不认为他们应该为他的后勤问题负责。

这下把陶茂林搞得抓瞎了，他考虑再三，觉得都兴阿似乎是他的领导，无奈之下，就写信给都兴阿，要求安排补给，而都兴阿看到信，才想起来这里还有一只军队，正好可以安排去打教主，于是就答应给他安排补给，但是必须自己去兰州领，然后马上出发去攻打金积堡。

1865年夏，甘肃提督陶茂林的心情很不好，他刚从省城催粮回来，一进营门，就被一大群哨官团团围住，让他很不舒服。

作为多隆阿部下的一员副将，这两年，他的升迁可真是够快的，因为去年在陕西作战勇猛，表现优异，他被擢升为甘肃提督，从副师级干部，直接变成了正军级领导。

按理来说他应该高兴才是，但是现在，他却秋风黑脸。一年前，在陕西的时候，他确实是春风得意，不仅仅是因为升了官，而且也因为发了财。

在陕西的时候，每一次攻下回寨，他都缴获丰厚，特别是刚入陕的头几仗，一次抢个几万到十几万两银子是常有的事，因为那些都是穆斯林刚从汉人手里抢来的钱，还没有来得及藏好。

可是自从进入了甘肃以后，特别到了定西的时候，他发现好运似乎到头了。这里鸟不生蛋，树都看不到几颗。一望无际的，都是黄土高坡。他的军队经常为了找口水喝，都要跑几十里地。

虽然每仗必胜，可是几乎全部等于白打，这里的穆斯林都骑着马，他们一来就四散跑的不见了，一个也抓不住，而留下的所谓的村庄，根本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样让士兵对打仗越来越没兴趣。

更可怕的是，这里的物价贵的吓死人，湘军士兵的饷银，以内地的标准来看，是非常的高，人均每月有三两多四两银子，比绿营的待遇好得多。可是在这里，却只够买两三斤大米的。

在陕西的时候，后方有没有军粮供应，不需要他操心，因为那都是多隆阿的事，他一定会安排好，犯不着陶茂林自己去杞人忧天。

可是进入甘肃以后，陆陆续续打了十几仗，却一无所得，什么缴获都没有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完全没人管了，由于生活条件困苦，又经常缺粮，所以渐渐的兵无斗志，思乡心切。

再加上湘军军纪严明，每天都要背诵圣贤语录，唱爱民歌，所以也不好意思去鱼肉百姓，和老百姓做生意都是公平自愿的。

可是物价这么贵，让大家好不容易在陕西攒的一点钱，现在却越用越少，搞的人人都是一肚子火，像吃了炸药一样，动不动就为了点小事大打出手，让陶茂林头痛不已。

这次在省城的经历也让他非常不爽，软磨硬泡，都兴阿答应给军粮，但是没说多少，按惯例他以为是一个月的粮饷，结果拿到手一看，只够三天吃的，饷银也没有，气的他和管后勤的官员大吵了一架，最后恐吓威胁利诱什么手段都用上了，才又争取了一万两饷银。

可是回来的路上，他却越来越心虚，这粮食的缺口到底怎么补，他也拿不定主意。

他还没有进营，就有外出巡逻的哨兵，注意到了他带回来的粮车最多只够三天吃的，于是提前就把消息传回了军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军营立刻就炸开了锅，部队明天就要断粮了，提督大人跑了趟省城，只带回了三天的粮，所有的人都想看看这是咋回事。

所以陶茂林一进营门，就被各营的哨官团团围住，还有大群的士兵，在稍远的地方挤的密密麻麻的围观。

这要是放在其他时候，立刻就要揪出是谁挑的事，扰乱行营秩序，随意行走，传谣惑众，擅自啸聚可是大罪，军队里最忌讳的事，轻则处以20军棍，严重的是可以杀头的。

但是今天陶茂林也没有底气，他只是让各营军官跟他进账说话，命令亲兵驱散了围观的士兵，让他们各回各营。

“诸位，都兴阿大人命我们结束休整，和雷正绾，曹克忠他们一起，集中兵力进攻金积堡，他们已经出发了，我们准备一下，后日出发。”陶茂林宣布完代理陕甘总督都兴阿的命令，按照常理，各营的军官这个时候应该行军礼，然后各自散去。

但是今天却没有人动，大家都是死勾勾的盯着他，等他继续说点什么。陶茂林心里暗暗的叹了口气，他知道这些人一个个都贼精贼精的，已经看破了军粮的事。他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。

“总督大人为了此次行动成功，还特意发了一笔赏银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陶茂林犹豫了一下，他本来想给大家说是7000两银子的，但是他感觉今天这气氛……算了，实话实说吧：“1万两银子，今天晚上就发下去，犒赏三军。”

可是大家还是没有动，现在陶茂林的手下有11个营，5000多人。这要是往常，除去军官的克扣，每人能分一两多银子，全军早就欢声雷动，山呼万岁了。

同治年间，内地一两白银可以买一石大米，相当于现在100斤左右，够一个人吃三四个月的了。如果拿来吃喝嫖赌，至少够普通士兵快活一个星期的。正常情况下，大家早就一哄而散，各自快活去了，也没有谁会去关心提督带了多少粮食回来，有钱还怕买不到吃的？！笑话。

可是在甘肃这个穷山恶水的鬼地方，这还真是一个问题。大家心里一盘算，这一两多银子能干嘛？于是所有的人还是都没有动，继续站在那里。

陶茂林有点儿生气了，于是呵斥道：“还不散了，该干嘛干嘛去，想站着等死？！”但是还是没有人动。

这个时候，他的一个同乡，资格最老的副将，忍不住干咳了一声，站出来说了几句话，打破这个尴尬的局面：

“军门大人，我们去金积堡的话，恐怕要十来天的时间，兄弟们想知道，大人这次带回来了多少粮食，请大人给个明示，这样大家也好安心。”

“十天的粮食。”陶茂林忍不住还是撒了一个小谎，但是马上就感到自己有点脸红，因为大家都是内行，谁也蒙不了谁。他接着又说道：“不是给你们发了银子吗？明天去买，买够了，后天出发。”

“可是大人，这点银子，根本买不到多少粮食，而且也未必有地方能买！”有人小声嘀咕道。

陶茂林再也忍不住怒火，生气的呵斥道：“那你们腰上栓的是什么”

众人低头一看，是裤腰带呀，难道不成还要让我们去出卖色相吗？

陶茂林一把从一个哨官的腰上拔下了腰刀，然后举到众人面前，“买不到，买不够，就拿这个给他们看，懂了吗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所有的官兵全都上街，去“买”东西，开始还有人给钱，后来大家发现，其实亮亮这个东西，是可以不用给钱的，跟着又有人发现，亮亮这个东西，不但可以不花钱买东西，如果看上了哪个姑娘，睡一下也是可以不要钱的。

于是这一天，整个定西县城和周围的村庄，鸡飞狗跳，鬼哭狼嚎，到了晚上收队的时候，各营军官一看，好像基本上凑够了粮草，于是陶茂林终于松了口气，下令明天一早出发。

第二天一早，全军列队整齐，按照湘军的规矩，先唱三遍曾国藩亲自作词作曲的爱民歌：

“

三军个个仔细听，行军先要爱百姓，

贼匪害了百姓们，全靠官兵来救生。

第一扎营不贪懒，莫走人家取门板，

莫拆民家搬砖石，莫踹禾苗坏田产，

莫打民间鸭和鸡，莫借民间锅和碗。

第二行路要端详，夜夜总要支帐房，

莫进城市进铺店，莫向乡间借村庄，

无钱莫扯道边菜，无钱莫吃便宜茶，

更有一句紧要书，切莫掳人当长夫。

第三号令要声明，兵勇不许乱出营，

走出营来就学坏，总是百姓来受害，

或走大家讹钱文，或走小家调妇人，

爱民之军处处喜，扰民之军处处嫌，

军士与民如一家，千记不可欺负他。

”

开始的时候大家唱的声音还挺大，可是唱着唱着，声音就越来越小，好多人就不好意思再唱下去了。于是有人就开始交头接耳的议论起来。

“你说我们现在算是啥？”

“当然是兵了！”回答的人先是斩钉截铁的说，又接着很快就有点犹豫了：“可能算是匪吧？！你觉得的呢？”

然后又有人问：“我们现在要去干嘛？”

“当然是去剿匪了！”

“可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是匪，我们还去剿什么匪呢？”这话一说出来，大家都开始沉默了。

“要不我们回家吧，不在这个鬼地方混了！”于是众人立刻一起响应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收拾东西回家，大家要走一起走！”

哨官一看，怎么歌都没有唱完大家就到处乱串，一问，大家居然说要回家了，于是他大喝一声：“你们想造反啊……等等我，大家一起走！”

陶茂林正在帐中考虑誓师大会的发言，如何动员全军齐心协力，坚持到底，取得最后的胜利，突然亲兵慌慌张张进来报告，有六个营的湘军已经决定回老家了，现在已经打好包袱，走在前往陕西的路上了。

“什么？赶快备马，我去拦住他们！”刚一出营门，有几个同村的将官立刻抱住了他：“大人，使不得，你去拦他们，肯定会送命的。”

“死就死，有什么了不起！我陶茂林本是一介村夫，全靠圣上眷顾，才能倒今天这个位置，今天我若拦不住他们，就让我血溅黄土，为国尽忠。放开我。”陶茂林一边挣扎着，一边义正言辞的说道。

可是诸人那肯放手，有人劝到：“要去也让剩下的五营兄弟陪你一起去，免得吃亏！”

于是陶茂林就喊到：“那就立刻出发，一起去拦住他们。”

于是立刻就听见有人喊：“军门让我们剩下的五营兄弟也去陕西了！”军中马上欢声雷动，大家争先恐后的往陕西跑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陶茂林努力的争辩道，气愤的嚎啕大哭，但是没人理他，他被众军裹挟着奔向陕西……

远处，白彦虎正在观察清军的举动，自从教主收到了兰州来的内线情报，说陶茂林也要参加进攻金积堡，同时也得知了他军粮不济的情况，于是他让白彦虎带领陕西穆斯林骑兵，等陶茂林粮尽兵溃的时候，伺机是袭击他们。

但是白彦虎和其他陕西人都知道，那洋枪洋炮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所以他们只是远远地监视着陶茂林的军队，根本不敢靠近。

今天在陶茂林军中发生的一幕幕奇怪的景象，看的他们是一头雾水，莫名其妙，一直等到陶茂林的军队走远了，他们才敢靠近营地，但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他们居然捡到了十几门大炮，2000多支洋枪，上千发炮弹，几万发子弹。

白彦虎看着这些洋枪，摸着这些大炮，激动的泪流满面，他心里暗暗的想：“蛮子们，下次再见面，到底谁强谁弱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”

攻下南京以后，杨岳斌终于可以赴任了，看了看最近的廷报，似乎那里形势一片大好，杨岳斌心里乐开了花，他可以直接去摘桃子了，他知道陕甘总督这个职位，下一步离成为军机大臣，只有一步之遥，他的锦绣前程就要开始了。

于是他赶紧跑去感谢了老师曾国藩，恭恭敬敬的听完了他满口仁义道德的党性教育，然后立刻又给祖上烧了高香，接着大宴了亲朋好友，同僚部下，再安抚好三妻四妾，儿女情长一番以后，终于踌躇满志，誓师出发了。

走到了河南，他忽然想起来，一旦到了甘肃，就很难再吃到大米了，所以先得适应下北方口味。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兰州人开的拉面馆，要了一碗牛肉拉面，十元钱吃的饱饱的，价格公道，于是他想，这北方的生活还是蛮好适应的吗。

走到了潼关，他太高兴了，这下终于进入自己的地盘了，在豪情满怀，赋诗数首之后，忽然觉得肚子有点饿，于是就决定入乡随俗，再吃一碗兰州拉面。

于是找了一个兰州拉面馆，然后稀里哗啦，狼吞虎咽的一碗下去以后，感觉味道好像和河南的差不多，吃完了一抹嘴，喊老板买单，老板伸出了两个指头，20元。

这杨岳斌有点不高兴了，自己地盘上的家伙怎么人品这么差，居然敲你们父母官的竹杠啊！但是想想自己不久就要入七常委了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他们计较了。

于是继续向前进军，来到了西安。他想，这可是省城啊，为了体验一下当地特色，他决定再来一碗兰州拉面。

不过这次他可长了个心眼，先问了一下价，只见老板摊开一个手掌，五十元一碗，这把他吓了一跳，西北的物价真贵。

继续往前走，到了宝鸡再一问，拉面要一百块钱一碗了，这让杨岳斌的心噔的一下提了上来，他开始有点紧张了。

过了陕西，进入甘肃。拉面要500块钱一碗了。走到天水就要一千块钱一碗了，到了兰州要两千块钱一碗，而且还限量供应，这时杨岳斌感到浑身开始冒冷汗了。

诸位，你们想过没有？如果没有发生通货膨胀，也不是在旅游景点被敲了竹杠，有一个地方的拉面卖到了两千块钱一碗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1865年夏，杨岳斌进入兰州的时候，发现这里一石米需要200两银子，而在南方，最多只需要一两银子，即使在北方的其他地方，最贵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二两银子。

当时买个丫鬟最多也就几十两银子，给自己弄个小妾，如果不是什么头牌名妓，唱戏的花旦，不会超过一百两银子。而兰州城内，一斤米的价格，居然比一斤人肉都贵了好几倍，吃人都比吃大米便宜。

特别是当杨岳斌和他的湘军，在穿过兰州城，进入总督府的过程中，每个人都觉得这里的气氛很诡异，有点瘆人，开始不停的起鸡皮疙瘩。

因为他们发现甘肃人都在死勾勾的盯着他们，一副色眯眯的样子，而且还在不停的吞口水。他们忽然发现，他们是兰州城里，唯一一群有肥肉的家伙。

杨岳斌立刻就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看到甘肃官僚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赶快开仓赈济呀，不然就要出大乱子了”。

但是所有的官僚都无动于衷，好像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于是他马上亲自跑去甘肃的国库看看，一打开国库的门，他立刻惊讶的下巴都脱臼了。国库里还剩下一千两银子，六两火药，然后空空荡荡，居然连老鼠都没看见一个！偌大的一个甘肃省，西北重镇，还不如他们湖南的一个小地主家有钱！

在来之前，他是打听过这里的情况的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居然是这么糟。甘肃最好的时候，每年的税收能达到四十万两银子，缺口是210万两银子，由其他各省支援，今年各省支援的银子到哪里去了，怎么才6月份就花完了？而且这里是边防重镇，库存了大量的军火物资，怎么也就不翼而飞了呢？

于是，他让所有的甘肃省官僚，到他面前来背书，但是这帮人进来的时候，走路都扶着墙，瘦的好像风都能把他们吹跑一样，看来不像是贪官的样子。

那么西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让这里的情况变得这么惨呢？我们下回再说。

扶王陈得才再次南下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。这个当年被英法联军打得溃不成军的蒙古勇士，因为丢了北京城，一度被千夫指，万人骂，就连胜保都要骑到他头上嘘嘘，后来咸丰皇帝嫌他在眼前晃来晃去，看着碍眼，派他去剿捻，因为手里没有什么资源，自然屡战屡败，落寞到了极点。

慈禧太后掌权以后，立刻又再次重新启用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，因为她知道僧格林沁打洋人不行，那不能怪他，谁也做不好，但是打内战，他可是一把好手，于是就把山东山西，河南河北的地方部队，全部交给他统一指挥。

事实证明，这个判断绝对正确，重新获得了指挥权的僧格林沁，立刻脱胎换骨，他吸取了和洋人作战失败的教训，新建了一支由蒙古骑兵和绿营步兵组成的联合部队，特别是他从中挑选了一部分精锐的绿营士兵，由总兵陈国瑞率领，进行了现代化改装，用洋枪洋炮来装备他们，尤其是装备了大量当年在八里桥战役中，让他吃了大亏的恩菲尔德1853式火帽线膛枪和阿姆斯特朗野战炮。

这支部队穿的衣服，也跟传统的绿营不一样，其中有500人，甚至全套购买了英国人穿的军服，红衣红裤，长筒靴，白头盔，远看还以为是英国军队，大概僧格林沁也想扯虎皮，做大旗，让那些叛军产生错觉，以为有洋人在他的军中，以此来吓唬他们吧。

因为选的人都是年轻力壮的，所以清军内部，也管这支部队叫红孩儿，我稍微好奇的是，他们是否管他们的总兵陈国瑞，叫做牛魔王？！不过在书上没有找到答案。

但是在僧格林沁新组建的部队中，拥有现代化洋枪洋炮的士兵不到3000人，其他上万的绿营步兵，用的还是传统的鸟枪，抬枪和土炮，这些都是他用来攻坚的部队，他没有足够的经费，把所有的部队，都改造成现代化部队，因为他还要花大量的钱，去养他的蒙古骑兵，而一个骑兵花的钱，相当于六个步兵的开支，在野战中，他主要还是靠他的蒙古骑兵。

当他带着从内外蒙古，再次召集而来的两万多正宗的蒙古骑兵，返回内地战场以后，他上演了一把“王者归来”。

中国的内战到了同治年间以后，交战的双方基本上都放弃了盾牌，铠甲和弓箭。因为没有一种盾牌或者铠甲，既能穿上或者扛着，每天行军15公里，也能同时在50米的距离上挡得住鸟枪的射击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火绳滑膛枪，以往的铠甲和盾牌，在火枪面前都是摆设，所以既然是摆设，自然也就没人再用了。

至于弓箭，则是由于它的使用难度太高，因为那怕你只是射击一个40米左右靶子，如果想要箭箭上靶，不练上半个月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使用火绳滑膛枪的话，虽然射击速度慢一点，平均一分半钟才能射出去一发子弹，但他最多五分钟就能学会，练半个小时，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打一个50米左右的靶子，八九不离十。

所以即使在今天，在我天朝的很多地方，买把菜刀都要使用身份证的同时，你买弓箭却是敞开供应的，随便你玩，因为政府知道你玩不好那玩意儿，当然，千万别把弓箭和弩混淆起来，弩在国内也是禁止销售的，你用那玩意儿会被抓去坐牢，因为弩也太好学了。

所以中国古代的军队，装备最多的不是弓，而是弩，因为随便抓一个农民，练上一两天以后，他就变成一个用弩的高手，而用弓的，必须是经过长年累月的锻炼，常常都是武术世家出身的才能玩的转，所以万一你穿越回古代，轻易别和用弓的人交手，那些都是专业人士。

在清代，弩被火枪代替，因为它的破甲能力更高，到了同治年间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导致弓基本上被淘汰，因为这个时候，铁器的制造技术大幅度提高，鸟枪的价格，就是火绳滑膛枪，远远低于弓箭，而且在相同的重量体积下，可以携带更多的子弹和火药，所以火枪被大量的普及，反过来，也推动了盾牌和铠甲的淘汰。

而这场军事变化，给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，带来了意外的机会。当他们重回剿捻战场的时候，僧格林沁发明了一种新战术，他让蒙古骑兵绕着敌军的大阵，一边策马狂奔，转圈子，一边在距离六七十米的距离上，用弓箭射击敌人，引诱敌人开枪，因为滑膛鸟枪在这个距离上，是打不准快速移动的骑兵的。

如果敌人开枪还击，当对方齐射以后，他们就冲到离敌人三四十米的地方，趁敌人装弹的间隙，用密集的箭雨射击敌人，训练有素的蒙古骑兵，可以在一分钟内射出去十几支箭，由于对方既无铠甲，又无盾牌，基本上都成了人肉靶子，又挤在一堆，所以一阵箭雨过去，就可以射倒一大片敌人。

对于这种战术，只有来复枪才能克制，但是捻军几乎没有洋枪，基本上用的一半是大刀长矛之类的冷兵器，一半是鸟枪，抬枪土炮之类的老式火器，而且他们的对手湘军也没有人用弓箭的，都是用火器的，由于好久都没有碰到有人用弓箭的了，自然也缺乏防御弓箭的办法，所以突然遇到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的这种战法，一下子就被打蒙了。

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如果他们受不了敌人的万箭齐发，想要撤退的话，那正好着了蒙古骑兵的道，只要阵型稍微一松动，他们就会派出持有长矛的骑兵，冲击产生破绽的的地方，立刻就会导致全线崩溃。

如果想要守城的话，现在僧格林沁有了陈国瑞领导的洋枪队和洋炮队，还有上万老式的绿营步兵协助攻城，城也是守不住的。

所以，僧格林沁再次大出了一把风头，他先是击败了宋景诗的黑旗军，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，接着又击败了捻军，活捉了捻军首领张洛行，把他凌迟处死，然后又消灭了首鼠两端的苗沛霖，在乱军中斩杀了苗沛霖和他弟弟，让中国北方的各支叛军，闻风丧胆。

现在，他即将面对的扶王陈得才，所率领的南下的太平军，将是他重回中原以后，第一次真正的考验。因为扶王陈得才既有来复枪，又有优秀的骑兵，而且久经沙场，作战经验丰富，是一个战术高手。

僧格林沁带着恒龄，常星阿，成保率领的两万多蒙古骑兵和一万多绿营骑兵。陈国瑞，英翰，张曜率领的4万多名步兵，计划要挡住扶王陈得才，遵王赖文光率领的十五六万人，阻止他们南下，双方的大军在安徽霍山相遇，决战一触即发……

**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，如果觉得本文可读，请分享到朋友圈，谢谢大家。**

-End-